

悲劇人物

汪精衛與周佛海

●王中原（資深自由作家）

雙關妙語引人熱淚

中日大戰前期汪精衛組織和平政府之後，迴旋於日本政府與日本在華軍閥之間，雖困難重重，但日人震於汪精衛為中國革命英雄聲威，尊敬之餘，每對汪氏我行的措施，即有爭議，亦讓步多於堅持。演變到最後，汪氏的獨立特行，幾無視於日人的存在。而凡對日方任何有利於日方之要求，一概置之不理，日方亦對他無可奈何！

汪精衛在其主持和平政權時期中，有幾件對國家有利而又大快人心的大事不可不提。一是他訪問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當他抵達新京的第一天，曾被安排作了一次對全滿人民的廣播演講。一般人都知道，汪氏是一個強烈而又徹底的民族主義者

，也是革命先進中對滿洲國的存在，反對最激烈的人，他曾經在宣統二年，刺殺過溥儀的生父——攝政王載灃。雖然功虧一簣，刺殺沒有成功，但他畢竟對溥儀有過殺父行動的仇人，當時他不但躬訪偽滿，並且還在滿都新京，對全滿人民作廣播演講，此一行動令人感到奇特，也令人感到不解。尤其耽心汪精衛將以怎樣的講詞，對那些曾是中華民國的人民，但此時卻已變成滿洲國人民的同胞開口說話。可是事情的發展，頗出乎一般人的意外，汪氏不但從容地走上廣播的演講台，且一開頭就以雙關的妙語，激發起久處敵人鐵蹄下有血氣的青年一片故國之思。

汪氏的演講，一開口就說：「親愛的滿洲同胞們啊！過去你們是我們的同胞，現在仍是我們的同胞，將來呢，更一定是我們的同胞……」

汪氏被認為是肇建中華民國的偉人，他的演講，早是全滿人民矚目的焦點，但每一個聽到汪氏這簡單的幾句話時，無不心潮激動，熱淚盈眶。許多東北青年，由於受到汪氏這幾句話的影響，曾經做出反滿反日的舉動，日本憲兵曾為此拘捕了數百名反應激烈的青年，但對汪氏已說出的煽動青年發生脫序的行為，卻只好忍氣吞聲，對汪氏無可奈何！汪氏返回南京後，猶經常接到許多東北青年的來信，表示對汪氏仰慕致敬之意。

汪氏擅長演講，尤能於無理中產生理由，而出言吐語之間，卻充滿著煽動力量。環視當代，幾無人能與之比擬。

護國護民與日鬥智

汪氏第二件大快人心的事，是日人偷襲珍珠港之後，亟須中國支援其在南洋群島方面的兵力。日方曾數度與汪精衛商量，並要求汪氏對美國宣戰。汪氏對支援日方兵員之事遲遲拖延，不作任何正面的答覆，但卻反過來要求日方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及交還我國租界。日方爲了希望能夠獲致汪政權的人力物質支援，經過向日政府報備之後，對汪氏的要求發還租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一一都予以答應照辦。並劍及履及，先把上海各租界，先行交還汪政權。

迨至汪方目的達到，卻對日方的要求置諸不理不睬，並且反造成日軍在華軍隊的泥足深陷，欲拔不能。日人至此，始明白上了汪政權的當。而淪陷區的百姓，對汪氏的護國護民的作爲，無不表示由衷的感激。

汪氏第三件膾炙人口的事，是他的愛國情操。當他在主持和平政權之始，目睹和耳聞日軍對淪陷區同胞蠻橫虐待的情形，他就深感日方——尤其是在華日軍，並無補過悔戰的誠意，他的內心痛苦，常見於顏色，因此，他那原本溫文爾雅的風度，一變而成爲性情暴躁。他除了透過周佛

海以及日本駐華大使等，指出日軍在各地的蠻橫無紀外，且每於「中政會」、「國府會議」或「行政院」會議時，常因各部會首長，未能盡職，或各省地方官員缺乏責任感，而厲聲指責。有幾次他藉著舉行總理紀念週集會，發表演講，在演講中分析當前處境，國際局勢，以及國家前途時，他的聲調往往由激昂而趨低沉，由低沉而變哽咽，接著是熱淚盈眶，匆匆結束演講。

汪氏對環境的無奈和對屬下一般大員的無能，以及對日方的誠信失望？痛心之餘。以致情緒經常顯得惡劣，性情亦變得暴躁。且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以見汪氏內心痛苦的一斑。

熱情血性不減當年

約在民國三十一年，日軍在中條山與國軍作了一次大規模的戰爭。不幸國軍由於糧彈武器的缺乏，幾至全軍覆沒，當時遭到日軍俘虜的國軍，爲數不下兩三萬人，其中被俘的將領，校級軍官，及初級軍官就有千餘人之多，日軍爲了結好於汪政權，或是爲了減少麻煩，特將這一批「俘虜」交給汪政權處理。汪氏當即指令「開

封綏靖公署」主任胡毓坤就近負責辦理此項由日軍移交而來的接「俘」工作。時葉蓬任軍政部長，負責成立軍事小組並任召集人，專事監督胡毓坤處理此案。

三十二年春，汪氏在主持一次中央全會之時，依照程序，通過了若干提案之後，下一提案是由開封綏靖主任胡毓坤所提出的「擬請將中條山被俘虜的淪軍成立俘虜營案」。提案上有軍事小組召集人葉蓬簽注審查意見：「擬請照提案內容予以通過。」

胡毓坤和葉蓬二人，以當時汪政權表面立場，在形式上是敵對的地位，他們認爲把被俘的國軍以收容的方式成立俘虜營，是理所應當的措施，不料汪氏一閱到此一提案內容，不禁勃然大怒，他重重地拍桌而起，厲聲對與會人士說：「國軍爲了抵抗日軍，爲國拼死作戰，不幸戰敗被日軍俘虜，日軍視他們爲俘虜是必然的，現在日軍把他們交給我們處理，我們也把他們當作俘虜，難道他們抗戰不是爲了國家嗎？提案仍稱他們爲俘虜，是何居心？還有心肝沒有？葉蓬胡塗、胡毓坤荒謬！我否決！否決！一千個否決，一萬個否決！」汪氏一面怒責葉蓬、胡毓坤，一面淚流

滿面地把提案往地下一擲，然後頹然地坐在椅子上，用力猛抓自己的頭髮。其痛苦的表情，使得全場與會人員爲之竦然！汪氏平時態度溫文和藹，即使有時態度嚴肅，那祇見其面色凝重而已，但那天厲聲指責葉、胡二人的情形，實是難得一見的激怒表現。

此種盛怒的表現，可見他內心的悲痛，和對國家抗戰的看法之一斑。試想，以這樣一個血性不減當年，處處可見其良知的革命元勳人物，說他是賣國求榮的漢奸，誰能相信？況且其於敵人槍尖之下，在本已淪陷的國土之內，盡其可能的減輕淪陷區人民被日軍壓迫之苦，又復盡其全力的保存國家的元氣，他既無榮可求，又有何國可賣？

不容諱言，汪政權中大多數官員腐化官僚，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但觀諸汪氏生活的簡樸，與爲國事的操勞的情形，實不忍對他多所深責。不錯，汪氏之對抗戰前途的悲觀，和對國際情勢遽然的變化，與對日本和平願望的錯估，以及其身歷險境，企圖與虎謀皮的失策。雖然事後證明他判斷失誤，但他對中國共產黨將因抗戰而坐大，必然爲禍國家的洞察先機，能絲

毫無差地一如所料，則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汪氏已作古近一甲子，屍骨且已早化爲灰塵。而汪政權的一切是是非非，早已事過境遷，煙消雲散。偶一被人談起，僅不過供人茶餘酒後之談助而已。但我們捫心自問，汪氏真個是如秦檜、石敬瑭……等人，那麼通敵賣國、卑鄙下流的人物嗎？真的相信一個在當年「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英雄，那麼快速地一變而爲賣國求榮，屈膝於敵人刺刀之下的漢奸嗎？而他的和平主張，到底獲得了什麼實質上的利益？又獲得了什麼超過當年國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長的尊榮？如今尚有多位苟活於台灣曾經汪氏提拔過的汪氏昔日舊侶，如果把他們拉出來平論的汪氏人格……不難找出答案。但是，他們敢挺身而出嗎？

幕僚荒唐難辭其咎

在汪政權前後將近六年的過程中，除了汪精衛個人晝夜夜食，獨能不爲物慾所蔽外，所有其他大小官員，包括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諸權貴在內，幾乎無一例外地不沉湎於聲色犬馬、醇酒婦人的糜爛生活之中。

尤其是陳公博後來以立法院長兼任上

海市長，周佛海以財政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兼任稅警團長，梅思平以實業部長兼任組織部長，由於其政治地位崇高，聲勢權力爲他人所不及，他們不但在南京擁有堂皇豪華的官邸，並且在上海亦各置有豪奢秘密的藏嬌金屋。他如各部會首長，各院院長，各省省長，各軍部隊軍頭等人，亦無不在上海設有別墅秘窟，以爲度假休憩枕眠風月的場所。其排場容或大小有異，其腐化生活則毫無二致。

儘管，那時淪方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特務人員，對汪方重要官員不時有暗殺事件發生，但卻不能遏止這些富貴「必淫的大人先生們」有花堪折直須折的「雅」興。

眾所週知，上海自開埠以來，一直被世人目爲冒險家的樂園，也是罪惡的淵藪，諸凡販毒、色情、賭博、流氓、聞人、歌女、名伶、名女人以及交際花、紅影星之類的「特產」，戰前固已蓬勃發達，汪政權時期尤見興盛繁榮。

研究歷史的人，都會有一個共同的發現，那就是每當一個王朝衰落或滅亡之前，總會出現一些怪異的徵兆，如寺宦的弄

權，權奸佞臣的當道，正人君子的隱退，帝王好聽諛詞，達官貴人的作威作福，社會傷風敗俗之事特多，豪華奢侈的物慾的逾份……以及黨派林立，勇於私鬥，文官貪財、武官怕死，國無格，人無恥……等諸種形形色色的現象。這些反常的現象，常是一個政權或王朝沒落的先兆。秦漢是如此，魏晉南北朝亦如此，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亦莫不如此。迨至北洋軍閥當道，國民革命軍興，始而頗見朝氣蓬勃，繼而老大腐化，一旦國家有事，率皆一戰而北，終至導致蒼生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史家咸認此一現象為歷史的惡性循環。

十里洋場大員沉淪

汪政權的興起與沒落，前後只有短短地不足六年。在日軍的槍尖下，苟延殘喘之餘，執掌政權和推行政策的顯要高官，如果真的投身火坑，為天下蒼生而忍辱負重，即使失敗，也會落個勇者之名。但汪政權絕大多數諸人，似乎都置蒼生於腦後，每個人都想做大官，發大財，妻妾婢僕成群之餘，還要在私生活上尋求窮奢極侈的刺激，糜爛的情形，宛如世紀末的來臨。

雖然如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之流，在作為上尙知分寸檢點，但他們數人耽於物慾而醉生夢死卻是不爭的事實。即連出身翰苑的維新人物梁鴻志，以垂老之年，猶色迷心竅地娶一少女為妾，並為他生下一女。及至政權失敗，懲治漢奸雷厲風行之時，他聽信好友任援道之話逃避到蘇州隱居，企圖托庇於任援道，但終因小妾外出購物為巡邏者所緝。任援道不但未幫他一點忙，反而把他繩之於法。終至被判死刑，橫死刑場。

前已述及，儘管汪精衛身後是非毀譽不一，但其生平不二色，生活嚴肅，不為物慾所蔽，則是眾所皆知的事實。當其親自執掌政權的時期，由於他的以身作則，崇尚權實，故一般高級官員的私生活尙知檢點自愛。迨至其舊疾復發，就醫於日本名古屋施行手術，自知行將不起。曾手令陳公博代理其主席職務，周佛海則代理行政院長，並兼任上海市長。陳、周二人命於風雨飄搖之際，自不敢輕忽重責大任，繼續沈湎於十里洋場風花雪月之中。但汪政權其他大員，卻仍舊不忘在京滬二地徵逐酒色，玩明星、搞戲子、大享其風流艷福。那種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知死活的

生活形態，不啻是汪政權落幕前回光返照的敗象！

汪政權組織中的大員，雖夾雜著一批舊式官僚和落伍政客，他們除極少數人因來自日本軍方的推荐，不得不稍予權勢外，絕大多數居高位者，率皆尸位素餐，有職無權，他們的生活奢侈一點，尙可理解，但如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諸人，汪氏視之如股肱，待之如國士，推心置腹，幾把他們當作家人子弟，他們不僅職多責重事忙，且於情於理於良知，似應多為汪氏分勞纒對。

以才情言，自汪氏以次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林柏生、羅君強……等人，都算得上絕世才人，以私德言，除汪氏外，其餘諸人則乏善可陳了。尤其在汪政權的六年之中，上述諸人不獨艷事頻傳，桃色新聞不絕如縷，且名影星、紅舞女、歌星、戲子一體全收。

居高位者尸位素餐

陳公博本有膩友莫國康，但其於兼任上海市長時，以近水樓台之便，又與影星李麗華打得火熱。上海小報逐日登載他們的起居宴食，他亦不以爲忤。

周佛海原本是一個紅粉隊中的能手，他的感情豐富得像一個漁網，一撒出去，不論捕到的是大魚或小魚，一律來之不拒，他在上海初期，曾把一個長三堂子裡名叫大媛的妓女始而視爲「美味」，繼而視爲禁嚮，終於一不作二不休，乾脆把她藏之於金屋。

後來這樁風流事在經過一段風平浪靜的時間之後，終於被辭去的一名女佣向周佛海的太太告密而曝了光。周太太是出了名的醋罈子，一旦打翻了它，這還得了！她立刻率領一批僕婦打手，找上金屋之門，先把大媛揍了個鼻青臉腫，接著把金屋裡的一切名貴的裝飾傢具等砸得稀爛。後來又由大媛嘴裡逼問出替他們拉皮條的人是上海「聞人」潘三省和另一幫間的政客陳副部長。周太太氣憤之下，分別把這兩位皮條客派人找回家來，除了給了二人一頓臭罵之外，並且各賞了一記耳光，並逼令二人各寫下保證書，保證負責解決此一風流糗事。二人受此屈辱，雖心有不甘，但以周太太當時的雌威，他們只有打掉門牙往肚內吞。事後周佛海知道此事，立刻向二人請客道歉，給予厚酬。潘三省無意做官，但因倚仗周佛海的支持，在上海販

賣鴉片，大開賭場，無人敢攔其鋒。至於那位陳副部長，不久，便升上部長的寶座。富貴榮華，皆隨一揆而來，真是天下奇事。

周佛海風流成性，大媛的事剛擺平不久，他又搭上了一名正在妙齡的紅影星周X華。此女現在台灣已年逾古稀，昔日紅顏美人，今已成爲雞皮鶴髮的老婆婆矣！周佛海與她恩愛纏綿了一段日子，終爲另一比她更年輕、更嬌媚的女人所取代。一場恩愛，就此秋扇見捐！

取代周X華而被周佛海納爲新寵的那位小女人，名叫筱玲紅，是一個剛出道的打花鼓小女伶。說她「小」？因爲那時她還不到十八歲。

筱玲紅有兩個姐姐，一叫筱香紅，一叫筱月紅，她們一演旦角，一演鬚生，但並未走紅。筱玲紅的父母都是唱戲吃開口飯的，故筱家三姊妹可算出身於梨園世家，富有家學淵源了。

驚見紅妝靈魂出竅

周佛海與筱玲紅孽緣的開始，是起因於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有「殺人魔王」之稱的特務頭子吳四寶，遷居新宅所舉

行的晚會上。吳四寶爲了表示他的排場，並爲了討好周佛海特別刻意地安排了這場集全國名伶於一堂的豪華奢侈晚會。周佛海是七十六號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也是吳四寶的頂頭上司，當晚他參加了這場以堂會爲主的晚會，一方面是給吳四寶的面子，另一方面多少帶有一點找刺激的心理。他是晚會中政治地位最高、最爲顯赫的人物，他的蒞臨，無異使吳四寶感到蓬華生輝。在吳四寶夫婦恭迎他進場的剎那，全場來賓都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周佛海顧盼自雄之餘，遂在第一排正中座位上坐下。吳四寶與其艷名四射，但卻能於飛馬馳騁中，以雙手開槍殺人而聞名滬上的嬌妻葉吉卿陪侍左右。

堂會開始後，依照梨園行規矩，年輕資淺的小角色先出場唱開鑼戲……愈是資深而又有名氣的大牌伶人，多半都在最後出場演壓軸戲。前已述及，筱玲紅那時只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無藉藉名，而且是剛出道的打花鼓的小藝人，在才藝上還談不上什麼出色和修爲。那晚她輪序第二出場，她皮膚白皙，眉目如畫，女學生的髮式，配以一襲陰丹士林旗袍，白襪黑鞋，看起來既純潔、又清新、更撩人！

當她手執檀板、輕敲花鼓，微啓朱唇，初吐鶯聲，偶一投眼台下來賓的時候，那份丰神秀逸的少女嫵媚，直把坐在第一排正中嗜色如命的主客周佛海看得目瞪口呆、靈魂出竅、如癡如醉，情不自禁地喃喃而語「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陪侍在一旁的吳四寶本是個粗胚，他聽到周佛海的喃喃自語猶感到莫名其妙，但是他的老婆葉吉卿，卻是冰雪般地聰明，立刻就瞭解周佛海被筱玲紅迷住了。她隔壁對吳四寶以眼神瞄瞄周佛海又向筱玲紅噉噉嘴，吳四寶初猶不解，接著被葉吉卿橫了一眼，始一縮肩膀猛點腦袋，表示已領會其意。

筱玲紅一曲甫罷，周佛海陸地站起身來連聲叫「好！」並失態地猛烈鼓掌。此一舉動，不僅使得全場貴賓爲之訝異，即連已返身欲走向後台的筱玲紅，亦不禁回眸凝視周佛海而感到愕然。這時，全場來賓爲了禮貌，也在丁默村的領頭下，起立隨之鼓掌。

眾皆週知，開鑼戲的功能，只是揭開主戲的序幕，而唱開鑼戲的伶人，亦深知自己的分量，故從不奢望獲致觀眾的喝彩，間或有幾處零落的捧場掌聲，已是喜出

望外。當時，忽然破例地掌聲如雷，怎能不使筱玲紅感到驚愕？

醋海興波殘局終場

筱玲紅返回後台，未遑卸妝，葉吉卿已出現在她的面前，經過一陣咬耳密語之後，接著筱玲紅迅速換穿旗袍，溫純地伴隨著這位上海灘著名的雌老虎，由後台走到第一排周佛海面前，在眾目睽睽之下，葉吉卿把筱玲紅介紹給周，並把自己的座位讓筱玲紅坐下。周佛海一見卸了妝的筱玲紅羞怯怯地坐在身邊，也顧不了眾賓客的眼光齊集在他與筱玲紅的身上，情不自禁地伸臂把筱玲紅擁入懷裡，並在筱玲紅的面頰上親吻一下，隨即與筱玲紅笑談起來，顯得十分投契。儘管名角如麒麟童、譚富英、程硯秋等陸續在台上出現，但是周佛海身在迷魂陣中，對台上的名角，連正眼也未瞧上一瞧。故未待終場，即半擁半抱地摟著筱玲紅離座而去。當夜，即留宿在吳四寶夫婦刻意爲他準備的別墅豪華套房之中，一番顛鸞倒鳳之後，他發現筱玲紅雖身在風塵之中，猶是處子之身，狂喜之餘，乃購置秘窟，逢週末，必專車赴滬與筱玲紅逍遙其中。不料幾個月後，東

窗事發，他金屋藏嬌的秘密，終爲他的太楊淑慧知悉。

在「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的鐵

則下，楊淑慧醋海興波，乃踵隨周佛海赴滬之後，由南京帶了一批娘子軍秘密乘夜車赴滬，一出站即雇車直搗筱玲紅巢穴。先是安全人員欲阻其入室，楊淑慧一聲令下，娘子軍棍棒齊下，把安全人員打得流竄四散，隨即破門登堂入室。把筱玲紅從臥室裡揪了出來，一頓拳打腳踢之後，並展開搜索周佛海的蹤跡。幸而周佛海早一刻已獲安全人員以無線電話機通知。他驚聞之下，乃一面交代筱玲紅趕快打電話向丁默村求救；一面匆匆披衣下樓，躲進花園樹叢之內，趁楊淑慧破門入屋之際，急竄至大門之外，由安全人員簇擁著返歸滬寓。楊淑慧窮搜未獲周佛海的影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令娘子軍搗毀屋內所有豪華設備聊以洩恨，然後一聲呼嘯，率領娘子軍揚長離去。迨至丁默村趕到周佛海藏嬌之處，只見屋內滿目瘡痍，筱玲紅鼻青臉腫地躺在地板上嚶嚶啜泣。兩名僕婦兀自站在牆角發呆。丁默村除了慰撫筱玲紅一番之外，並命七十六號總務人員，速帶工匠前來收拾殘局，重新裝修香屋。